

世上有比南大碎尸案还恐怖的碎尸案吗？

2005 年春节，西安雁塔区某公园，流浪汉穿着一张人皮大衣。

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。

眼前的一切，把新上任的刑警队长文峰都震撼了。

用人体的部位做成灯笼、马甲、碗，花坛里藏着部分被肢解的尸体，凶手好像在用尸体庆祝春节。

1. 新年

案子一出，立马引发全城热议，各类小报记者举起长枪短炮，齐刷刷对向警局门口。市、区各级领导轮番训话，让文峰苦不堪言。他刚从外地调来西安，上任刑警队长不久，没想到遇到的第一个案子，就是从警生涯的最难挑战。

按照以往的经验，碎尸案大多数是熟人作案，只要找到尸源，案子基本就破了一半。可现在尸体被制成手工物品，完全变了形，特征骨也被抽走大半，死者身份、年龄、死亡时间无从得知。凶手不仅行事狠辣，心理素质极强，具备反侦查能力，甚至还精通解剖。局里几位年轻法医经验不足，面对这么个对手，着实有点力不从心。

文峰没了办法，每天跑省厅搬救兵，希望上级大笔一挥，给他调来全省最顶尖的法医团队。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能挑大梁的法医，全都分散在案子上，谁也没工夫过来支援。

文峰大挠头皮，眼看将陷入绝境，一糟老头来到他办公室，请求给自己一个机会。

此人名叫老张，是局里退休的老法医。文峰上下打量这老头，邋里邋遢，不修边幅，浑身散发着浓烈酒气，右手像是得了帕金森，一刻不停地抖动。如果不是证件核实无误，文峰都想以扰乱警方工作的罪名，把这人扣进拘留室里。

文峰连推带搡将老张请出办公室，没过一会儿，局长亲自过来，举荐老张，说他水平绝对没问题。面对如此强硬的关系户，再念及现在法医团队人手不够、经验不足，文峰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勉强答应让他过来试试。

一连几天过去，这人磨磨叽叽，没有任何消息。

文峰再也坐不住了，堵在解剖室门口要结果，却撞见老张正把尸块塞进高压锅里熬煮。当一注白色蒸汽从高压锅盖喧闹而出时，这老头闻了闻味，还不忘往嘴里灌口白酒。

面对这幅荒唐场面，文峰满肚子怒火，心疼自己居然把破案的黄金时间，寄希望于一个每天喝酒混日子的老关系户。他赶紧叫停老张的实验，质问道：

「这就是你说的有把握？」

老张只当听不见文峰发难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用酒精将人骨部分油脂去除，仔细观察骨面表面凹凸的沟壑，一系列试验后，确定鉴定结果：

「被害人是名女性，45 岁左右，身高 1 米 7 上下，体重不超过 65 公斤。」

老张十分淡定，告诉文峰，凶手很熟悉解剖学，明显知道肋骨、胸骨可以推断年龄，分尸后没留下多少特征骨，让年轻法医们有些手足无措。

但是他不知道，与其他骨骼相比，其实耻骨更能准确识别死者信息，因为它所在的位置，极少因受外界影响而产生变化，我用高压锅熬煮，是为了将耻骨皮下组织去除，用此推断的结果，年龄误差不会超过两岁。

文峰看着眼前白纸黑字的结果，对老张刮目相看。

但没想到刚验完尸，老张就忍不住捂紧口鼻，奔到洗手池狂吐了半天。

2. 旧案

文峰十分好奇，这老张干了一辈子法医，讲起验尸头头是道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为什么验尸的时候还会吐？

担保老张的局长告诉文峰，这是老张的心理阴影，他并不是第一次处理这个案子。

12 年前，在沪灞的水面上，一艘拖船的推动器坏了，停船靠岸检查，发现螺旋桨被啥东西卡住了。当人清理完，把这摊囊状物体平摊开时，才发现，它居然是张人皮。

随后，在拖船附近河域，找到部分尸块。

为了得到死者信息，老张处理了尸体，也像今天这般，把骨头放进高压锅，识骨寻踪。

然而，当越来越多的线索出现后，老张才发现，锅里煮的，正是自己的妻子。

老张常年在外奔忙，一有命案就加班，丝毫没注意到，妻子已经消失了好多天。

从那以后，每次一煮骨头，他就忍不住会呕吐。

之后西安发生多起剥皮案，凶手专挑 40~50 岁的中年女性下手，将人皮做成马甲，被大伙称为人皮杀手。

再后来凶手销声匿迹，十二年里没再犯过案。

可这十二年来，老张一直没放弃寻找凶手，这次得知人皮杀手重新犯案的消息，他十分激动，三番五次申请加入专案组。

他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有生之年，能将杀妻凶手绳之以法。

3. 缉凶

得知老张是整个市局对此案件最熟悉的人，文峰一改之前的态度，拿上聘书到老张家里，返聘其回归专案组，参与破案。

老张将死者信息逐步精确，交给文峰发出协查通报，针对全市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口，进行大规模走访。可结果非常不理想，尸源没有找到，目击证人也没有，调查仍没有任何进展。接触过人皮杀手的老同事都不太乐观，早在十二年前，他们就经历了失败，清楚地知道对手的实力。对他们而言，如果凶手能轻易露出破绽，反倒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整个专案组垂头丧气，气压低沉。可文峰偏不信这个邪，天下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再小心的凶手也会露马脚出来。同样笃定这信念的人，还有老张。

十二年追凶，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，老张不肯放过一丝一毫，通宵达旦泡在解剖室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真让他在细微之处发现了线索。

部分尸块上提取到特殊物质，经鉴定显示，是硫酸。

「已发现的尸块数量，只有死者的十分之一，其他尸块很可能遭到硫酸溶解，被凶手冲进下水道了！」

老张的提醒，反倒让文峰更加疑惑，凶手完全可以将尸体全部溶解，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，抛十分之一的尸块出来？想来想去，他提出推测：

「会不会凶手在溶解尸体的过程中，把下水道堵了，迫不得已才把未溶解的尸块扔掉？」

文峰决定调转枪头，把调查目标对准全市下水道。

这种地方就是城市的阴暗面，什么残羹剩饭、卫生巾和塑料袋，全都往里面招呼，简直是蛇虫鼠蚁的天堂！尤其是在采集废水、擦拭洞壁上的样本时，那股扑面而来的呛鼻恶臭，更是让大伙苦不堪言。

文峰和老张也加入钻井盖行列，当看到肮脏的地下世界，老张忍不住眼眶泛红，十二年前，妻子竟被倾倒在地方。

几天时间，各小区街道的采集信息接连进入警局。文峰、老张和全体警员一样，在不断听到否定结论后，又义无反顾地去到下一处地方。

随着调查区域不断缩减，支队里年轻小伙们每天浸泡在酸臭味里，猜起谁会中奖，被分派到雁塔区域中村，那是全城最脏的区域。

这天，中奖结果出炉，大伙等着看中奖者的笑话，可谁也没想到，原本预计最脏最臭的区域，下去后却异常干净。

同事之间苦中作乐的小玩笑引起了文峰的注意，特别是当他调查发现，最近一年，市政府都没对这个区域进行过清扫。

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文峰和老张当即赶往城中村调查。

村四周高楼环绕，阴暗逼仄的街道两侧，盖满各式违章建筑，给人十足的压迫感。这里住满了来城市拼搏的民工，地摊、苍

蝇、馆子也随处可见，无论怎么看，下水道都不可能在一年不扫的前提下，保持整洁。

老张提着手电筒，小心翼翼地从小隐蔽的管道内壁上采集样本，带回了局里化验。

终于，案情迎来了一线曙光！

检测结果出炉，发现了与死者相同的 DNA。

文峰基本可以确定，这片城中村中，很有可能存在第一凶案现场。

4. 爽！

文峰立即抽调重兵，对城中村进行全方位走访。城中村大多数是外来租户，其中一个房东向警方反映，最近有个中年男人来租自己的房子。房东本来觉得大男人，日常生活应该非常脏乱差，自住的房子原本不想租给他。没想到这人非常讲究卫生，每天打扫房间，比女同志还勤快，甚至没事还去疏通下水道。唯独一点不好，就是经常带陌生女人过夜。

文峰和老张当即拿了手续，去到这男人出租房门口。

当房东将门打开时，此处几乎一尘不染，墙面和地板被擦得锃亮，，怎么看都不像案发现场的样子。老张俯下身子，瞄着地板夹缝，刮出些许血迹：

「即便他再有本事，也不可能把血液痕迹完全清理掉。」

随即，老张拿出调制好的发光氨试剂，喷洒了整个室内。

文峰曾听人说起过，这试剂是个新鲜玩意，学名叫鲁米诺试剂，即使凶手把血液清洗得再彻底，只要喷上这东西，也能使其显形。

喷洒完毕后，拉上窗帘关上灯，文峰再次大受震撼，整个房间显现出喷射状阴蓝色的光。这栋看似干净整洁的房子，实则喷溅了受害者无数的鲜血。

随后老张进行多项检测，判定这间屋子就是第一犯罪现场！

文峰在蓝光中随意走动，推开厕所门时，在墙上看到一个蓝色血字：

「爽」

仔细查看下，这个字是用手指蘸血写上的，周边还显现出少量指纹。

凶手的变态行径不断刷新着文峰的三观：

「这绝对是个变态，他杀完人后非但没愧疚感，反而极其兴奋。」

凶手十二年来，第一次露出破绽，面对近在咫尺的真相，老张止不住地颤抖。他从怀里掏出酒壶，不停向嘴里猛灌。

文峰从没见过老张这副模样，看起来有些扭曲，更觉得恐怖，在担忧中，他向老张问出：

「我们找到凶手后，你会怎么做？」

老张没有答话，可文峰却愈发担忧，他一直有意无意地瞟着老张的法医工具箱。

如果老张真要铁了心复仇，这些解剖尸体的利器，会不会让老张变成第二个人皮杀手？

5. 妻子的秘密

房间血液样本被文峰送往警局，经过 DNA 比对，除与被害人比对成功外，还有多位不同女性受害者的血液。

受害者不止一个，其他人生死未卜。

电脑屏幕上，从现场提取的指纹，正在数据库快速比对，文峰守在门口，老张也寸步不离，两人坐在排椅上相视无言。

文峰盘算着，真凶身份出来以后，他该如何控制住老张。但没想到的是，鉴定报告出炉后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那枚指纹的主人，竟然是当地的税务局副局长。

副局长是变态杀手？

两人走访之后，立马打消了这个荒唐的念头。因为这位副局长，是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，姓王。

文峰和老张找到了王女士的老公，告诉他，他妻子很有可能已经遇害。没想到这男人却毫不在乎：

「中年男人有三大幸事，升官发财死老婆，她失踪了，正好省得离婚，还不用多花我一半财产。」

这话虽然令文峰极其厌恶，但也给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破案思路：

「会不会凶手一开始瞄准的目标，就不是中年女人，而是夫妻感情不和的人？」

老张听到这分析，像是被踩了尾巴，异常激动，称自己调查凶手十二年，凶手只会无差别攻击女人，不可能下手前还去考虑目标婚姻生活如何，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！

文峰没有理会老张的话，法医领域他确实服老张，但在刑侦领域，自己也是老资格了。虽然有时候只是一瞬间的灵感，看似毫无逻辑，但在案件陷入僵局时，这灵感往往是破局的关键。

不久，现场负责整理证物的警员传来消息，在现场发现了一本被凶手藏起笔记，上面记载了所有被害人的名字，和她们的联系电话。

而笔记第一页第一行，正是老张妻子的姓名。

凶手为什么记录被害人名字和电话？难不成在杀她们前，要和她们保持某种联系？

老张也不知道，妻子是怎么和凶手认识的。

12 年的调查之后，他第一次发现，妻子或许对自己保有着什么秘密。

文峰和老张按照名单上的名字，挨个拜访，期望能从中找寻些线索。随后二人发现，这些女人果然和王女士一样，全都是婚姻不幸的女人，她们的丈夫极其冷漠。

老张看着这些丈夫熟悉的表情，联想起十二年前的自己，也曾经，忙于加班，甚至连妻子失踪了都不知道，内心愈发愧疚。

文峰根据这些信息，很快捋清了思路。

死者们都有个显著特点：夫妻感情不和。

因此，即使她们失踪了，丈夫也不会报案，这给凶手提供了充足作案时间，警方也难找到尸源。凶手极可能伪装了某个身份，骗取被害人联系方式，源源不断地吸引她们上钩。

可到底什么身份，能专门骗情感破碎的女人上门？

文峰苦思冥想之时，在报纸夹缝中看到了一条广告：

「高端私家侦探，十年工作经验，专业婚变调查，是您争取离婚财产的不二之选！」

6. 侦探

婚变调查公司！文峰猛然意识到了其中的关键。

这些侦探常受雇于女性，专门调查丈夫出轨状况，一旦查出证据，女方便能在离婚官司中处于优势地位，甚至让男方净身出户。

随着离婚率的不断高涨，这种生意简直供不应求，一家又一家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而报纸上的夹缝广告当中，可能就掺杂着人皮杀手吸引猎物的诱饵。

文峰立马联系西安当地报社，收集了在报纸夹缝中刊登过的，全部私家侦探广告。经筛选调查，在一条署名为「赵老师」的广告上，找到一处联系地址，正好是刚刚查到的杀人现场——那间城中村的出租屋。

赵老师号称有十二年侦探工作经验，写明了地址和手机号码，

这一切都非常符合凶手的人物画像。

文峰让同事通过科技手段，追踪了这个号码的位置，发现此人正在莲湖区团结东路某居民区里。七八辆警车闪烁警灯，风驰电掣般开进这家团结东路的小区，并迅速包围了整栋楼。

文峰亲自带队，带领一大票刑警浩浩荡荡进入楼里，敲开了一户家门。这位赵老师睡眼惺忪，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状况，便被刑警们带回了警局。

赵老师，原名胡跃龙，44岁，无业，曾因盗窃被关押了两年。面对警方提出的问题，这位老哥只是两手一摊，一味回答说「不知道，不清楚，跟我没关系」。

只有嫌疑，还远不能将此人定罪。

此后几天，双方僵持不下，直到警方接到报案，雁塔区某出租房内，再次发现剥皮女尸。

文峰和老张赶到现场，在房门打开的瞬间，他们几乎看到了从警生涯以来最恐怖的景象：一具还没被剥完皮的女尸，倒挂在墙上，嶙峋的骨架上皮肉分离，旁边半加工的皮，被做成了椅子靠垫，上面堆满了片成薄片的躯体。

经老张初步检测，此人死亡时间还没过超过两天，照这么看，被关押在警局的胡跃龙的确没有作案的时间。

如果人皮杀手另有其人，那为什么胡跃龙会在夹缝广告中留下案发现场地址？

文峰抽了半包烟，守着案卷发呆，同样没办法的老张，彻夜不眠，对着尸体不停找线索。

翻阅这些年破获的碎尸剥皮的案子，文峰发现，去年由三省警方联手，破获了一起沈氏兄弟食人魔案（参见本专栏第7节），案情与本案极其相似。结合破案过程，文峰想到，如果人皮杀手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像沈氏兄弟一样，系多人合伙作案，也完全能说通目前的情况。

事不宜迟，两人找来了胡跃龙所有档案，调查他的社会关系。果然发现，两年服刑期间，胡跃龙在监狱中结识了尹晓敏和曹英，而这两个人，正好在十二年前入狱，去年刚刑满释放。

再次提审胡跃龙，文峰发挥自己的审讯特长，谎称其他两人已经归案，并供出三人所有犯罪事实。

听到这话，胡跃龙万念俱灰，承认了自己和尹晓敏、曹英伪装私家侦探，以调查婚外情的服务为由，骗杀数名女人，并将她

们剥皮碎尸的事实。

尹晓敏、曹英二人在西安居无定所，也没有固定工作，想找到他们，颇得费些功夫，为此文峰指挥全城公安干警，在整个西安市展开了一场秘密搜寻。

3月11日凌晨，尹晓敏在一家休闲中心游玩时被发现，周边卡口警力立即响应，顺利将其抓获。两天之后的下午4点，曹英在跑回自己的一处临时居住地取东西时，被蹲守警察抓了个正着。而供出他这一地点的，正是同伙尹晓敏。

7. 杀人诛心

真凶被抓，老张不断在凶手居住地附近徘徊，这里是自己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的地方，走路五分钟就到了，等了十二年，原来答案离自己那么近。

五分钟，他整整找了十二年！

老张申请与尹晓敏见面，文峰担心老张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。

老张却告诉文峰：「我身为丈夫之前，首先是人民警察，你要相信我，案子已经快到尾声了，我只求一个结果。」

文峰最终被说服，答应老张，在自己的完全监控下，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。

老张见到尹晓敏的那一刻，眼中闪现出了光亮，整个人挺直了，严肃地望着主谋尹晓敏：

「请你告诉我，十二年前泸灞河的那具女尸，是怎么杀的！」

尹晓敏冷笑着说：

「我印象很深，第一次杀人嘛，没什么经验，过程并不完美。那女人太自卑，来找我调查她老公每天都在忙什么，说自己婚姻不幸福，想要离婚什么的。把她弄死，也好让她老公彻底解放，算做了件好事，她老公应该感谢我。」

老张从椅子上滑了下去，重重栽在了地上，眼泪断了线似的从眼里喷薄而出，「啊——」他发出野兽般的咆哮，咆哮里夹杂了绝望与混乱的哀号。那咆哮，听者无不为之动容。

他终于要到了他的答案。原来，十二年前，妻子要等他忙完了再说的那件事，居然就是离婚。

8. 审判

文峰安顿好老张，正式展开了对三个凶手的决战，他拿出审讯前通宵达旦准备好的资料，镇定自若，不到十分钟的对垒，三人招供。

在杀害王女士之前，他们已作案多起。无一例外，死者均为中年妇女，都怀疑丈夫有婚外情，请他们帮忙调查，结果都被抢劫、强奸、杀害、毁尸灭迹。

「刚开始下刀时，我感觉比较吃力，为了以后能够更加顺手，提高杀人毁尸的速度，我买了大量医学和解剖学方面的书籍来

学习。分尸时间从最初的 20 个小时，提高到后来的 9 个小时。」

讲起杀人分尸，作为三人绝对核心的尹晓敏，讲得头头是道，甚至还讨论起了人体解剖学。

他自称杀人后很兴奋，会对尸体进行性侵，把受害者的皮剥下来，制作成各种东西，这是他的杰作，因为可以让他回味杀人时的爽感。

文峰看着厚厚一摞的罪行记录，心惊胆寒：

「你的良心就没有一点点过不去？」

尹晓敏面带笑意地回答：

「人是最不团结的群居动物。人的食性是很杂的，吃谷类、草类，也吃肉类，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大到大象、鲸鱼，小到老鼠、虾米，连对人类最忠诚的狗，也会烹而食之。人类的喜庆节日，也就是对动物生命的大屠杀日。如果一个人的智商不如一条狗，此人能食否？」

「这就是你可以杀人的理由吗！」

「她们命该如此！」

听到这，文峰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杀人诛心的感受。

结案之后，文峰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内心：

「毙掉！这三人杀上一百次，也不足以解恨！」



△从左至右 尹晓敏 曹英 胡跃龙

9. 十二年

2006 年 4 月 25 日，法院以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判处尹晓敏、曹英、胡跃龙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分别处以罚金后，三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。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，三恶魔对所犯罪行为均供认不讳。

在三人被押赴刑场枪毙的那天，老张来到妻子墓前，此刻的他并没有想象中的解脱，相反，更大的愧疚感袭来，此后，他再也没有复仇的借口去逃避对妻子的亏欠。他终于开始面对，让妻子自卑的帮凶，正是忽视家庭的自己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